2024年10月25日 星期五
政务服务热线/12345 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责任编辑/李凤/美术编辑/曲通春
烟台日报微信 大小新闻客户端 烟台日报

又添巨龙再腾飞

□王坤

潍烟高铁横贯胶东
渤海南岸腾飞巨龙
风驰电掣扶摇苍穹
新质提升新旧动能

人来人往笑语盈盈
四通八达车水马龙
舒适快捷如沐春风
一路豪歌一路风景

会会八仙放放风筝
赏赏月季爬爬罗峰
福山鲁菜地道正宗
南山大佛笑看众生

工程雄伟气贯长虹
百年祈盼终于圆梦
仙境海岸鲜美烟台
奔向美好马到成功

莱州湾圆了高铁梦

□孙瑞

2024年10月21日，一个跨越一个世纪的漫长梦想，终于实现了：潍烟通高铁了！

潍烟高铁犹如一条巨龙横卧在胶东大地之上，承载着民族复兴的梦想，彰显着中国速度的力量。曾经遥远的距离，在高铁的飞速行驶中，变得触手可及。

列车驰沃野，高路入云间。

10月22日中午12:08，我乘坐G5485复兴号，仅用了59分钟，就从青岛到了莱州。

透过高铁车窗远远望去，美丽的胶东半岛像一幅水墨画，倒映在不远处烟波浩渺的海面，勾勒出一幅绚丽的天然画卷。

车厢舒适平稳，沿途风景如画。车窗外，红彤彤的苹果泛着红光；晶莹剔透的葡萄令人垂涎欲滴；金黄色的莱阳梨挂满枝头，随着摇曳的树叶向人们点头示意。

高铁列车从龙口、蓬莱、招远等一个个城市的天际线中穿行而过，承载着飞驰的梦想，一站一站，阅尽一路繁华。

我和莱州有缘，每年都要到莱州湾朱旺村万亩海滩赶海。这里有万亩油菜花，有传统民居海草房，有鱼、虾、贝类百余种，有宽阔的浅滩，有美丽的海上自然风光，是著名的旅游胜地。

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青岛国棉八厂工作的大姨要回胶东老家过年，由于下班晚，错过了一天一班的长途车，只好在公路上拦了一辆拉煤炭的马车。大姨坐在马车的后挡板上，两脚触着地，遇到上坡，还要下来帮忙推车。一百多公里的路程，走了十个小时。大姨带着一身煤灰，到家已是凌晨2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到莱州，搭乘的是一辆敞篷的拖拉机。拖拉机在公路上缓慢行进，一会儿冲下山坡，一会儿又吐着黑烟“吭哧吭哧”地爬上山冈，一路上尘土卷着灰沙，上下跳跃，不停摇摆，跑了六个多小时。我坐得腿又疼又麻，脚也站不稳了。后来，我从青岛坐火车到平度，再由平度转坐公交车到莱州。道路状况不佳，客车颠簸得厉害。驾驶员一个急刹车，我感觉五脏六腑都要倒出来了。我头晕目眩，在深深的痛苦中不能自拔……

2000年，父亲生病要到上海做手术。我们乘坐的是烟台—上海西（真如）的绿皮火车584/1次特快车次。说是特快，其实一点都不快。从莱阳上车，火车绕道潍坊、济南、徐州、南京、苏州等地，用了十几个小时，才到达上海西。我搀扶着父亲，从上海西到上海，已是晚上十点半，预约的专家号早已过时，只能再约下周的坐诊时间，最终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

曾经，梦想着道路平坦而通畅，如今，这个梦想终于成真。莱州湾这片富饶肥沃的海湾，迎来了跨时代的机遇！

一位90岁的的退休老人，专程从青岛回老家见证潍烟高铁开通的激动时刻。他在家人的搀扶下高兴地说：“我是公路变迁的见证者、亲历者。高铁的通行，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我做梦也没想到，莱州湾盐碱地能通‘子弹头’……”

交通强国，铁路先行。随着铁路建设的日新月异，我国的铁路网越织越密，“八纵八横”的高速铁路网主通道已建成约80%。截至2023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5.9万公里，其中高铁达到4.5万公里。

从哐当当的绿皮火车到和谐号动车组，再到覆盖31个省区市的复兴号，快速发展的中国高速铁路，让我们和故乡之间的距离不再遥远。

潍烟高铁全长23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设昌邑、灰埠、莱州、招远、龙口市、蓬莱、烟台西、福山、芝罘等9座车站，烟台全方位融入青烟潍“一小时经济圈”、济南“两小时经济圈”、北京“三小时经济圈”，实现了“全域高铁”。潍烟高铁如同一条纽带，连着故乡，载着幸福和希望，让游子们的回家路变近了，乡愁变短了，致富路变快了。

月亮无眠

□柳华东

躺在草席上，看着月亮，听着大人们讲故事，这就是我小时候最惬意的时光，童年成长的诸多启蒙皆源于此。正是在这样的月夜里，我听到了许多让人感慨的关于父母长辈们的故事。关于月亮的印象，也因此逐渐真切、深刻起来，难以忘怀。

听父母讲，姥爷当年养着一家十一口人，很是不易。为了谋生，大冬天的，他晚上推磨做豆腐，大早上挑上担子走村串户换豆腐。那个时候钱金贵，庄户人很少花钱买豆腐，一般是用黄豆换豆腐。而就是换块豆腐，农家人也会觉得很奢侈，一担豆腐往往要走三五个村子才能换完。这时，天快黑了，姥爷满足地挑着空担子回家。走到大山深处，姥爷放下担子，拿出早上出门时就备好的斧头开始砍做豆腐用的硬柴火，一般是柞木，也可能是松木。砍好的木材码放在担子上挑着回家，这样的一担柴往往有一百八九十斤重。

做豆腐可赚回豆子，剩下的豆腐渣则可掺到玉米面饼子里或菜团子里，充作粮食果腹。一个冬天，姥爷就靠换豆腐得来了一大家子人的吃喝。姥爷进山砍柴时往往天已经黑了，所以常常是披星戴月地劳作。而只要有月亮照明，砍柴就变得轻松许多。所以姥爷总是感叹说，月亮是最体贴穷苦百姓的，自己那个时候就多亏了月亮的接济照顾。

后来又听邻居大妈说起我的父亲来，又是一个养家故事。父亲和母亲结婚后分家单过，穷家小户自然清贫。父亲为了接济生活，也想尽了办法。可当年一切归人民公社，个人是不允许做小生意的，连进山砍硬柴也不行。那时生产队里需要苫草编制草帘子，用来苫盖粮食。队里就宣布，谁能割来苫草，就按斤数折合成工分计到个人账上。待遇虽然微薄，却让没有门路赚额外收入的社员们眼热。只是白天大家都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根本没有时间去割苫草，只能干瞪眼。父亲却有办法。

大月亮的晚上，月光如水，亮如白昼。父亲凌晨三点多爬起来，拿着镰刀和绳子，扛起扁担就进山了。月光下的山和白天不一样，虫鸣声格外清晰，显得山里格外安静。月亮特别亲切，父亲干起活来也就特别有力。这是父亲在我们的追问下说的一点心理感受。父亲的辛苦显而易见，他必须在天亮前赶回来，及时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村里的老人都啧啧称赞：看看人家！年轻人下不了苦力，还想过好日子？

父亲对月亮的感情是深厚的。他说：“为什么会有这么亮的月亮？就是要给夜里下苦力的人家照个亮。天无绝人之路嘛，这就是给你一条路呢。”

我是慢慢体会出父亲这话里的生活内涵的。小时候，生产队里的麦收、秋收，往往就是利用大月亮在夜里进行，以躲避白天的酷热。我就曾陪着父母在大月亮地里割过麦子、收过玉米。这个时候的景物也不同于白天，只见月光下的远山雾蒙蒙的，看不真切；蓝色的天空里繁星闪烁，白色的云朵也看得清，与白天的天空相比另有一番滋味。

说到这里，我记起读书时经历过的一件事。一个冬天的夜晚，我睡得正香，突然被父亲叫醒。原来天已大亮，可我们家的老座钟却停了，停在两点上不动了。父亲说：看天这样亮，我们应该是起晚了。”为了不迟到，母亲匆匆热了点饭打发我赶紧吃了上学。

我匆匆吃了点东西，又拿了个馒头做午饭，骑上自行车就走了。一路上居然没看见同路人，连个进城打工的人都没碰上，我想我一定是迟到了。

进了城，大街上居然没有人，卖早点的居然也不在，难道是已经收摊了？小树林里也没有晨练的老人……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不是迟到了，而是来得太早了。

果然，学校大门还没开。抬头看看，大月亮亮亮的，天地之间亮如白昼。等了大半天，学校的大门终于开了，看大门的大爷还惊奇地问我：“小同学你来得可真早啊，要来跑早操吗？”

这件事后来成了我家的笑话，而父亲老后悔了，说让我起那么早，一个人走那么远的山路……

是的，十几里山路，路上还有一大片坟地，我硬是一个人没有半点恐惧地走了一遭。我的胆子并不大，何以没有半点害怕呢？其实，还不是月亮的缘故？

如今长大了，白发满头了，我对月亮的认识又进了一步：从某种程度上看，月亮其实是人生中最好的陪伴者，无论你意识到与否。在某种意义上说，月亮已经成为我们人类的精神家园。

想想吧，大文豪苏轼一生颠沛流离，月亮恰恰就是他最大的精神寄托。当年他曾因“乌台诗案”被贬谪到黄州。郁郁寡欢的他与同样命运的张怀民，正是在月光的抚慰下，排遣了自己壮志难酬的苦闷。“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字里行间表现出了作者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轮月亮足慰平生，这是何等的境界与浪漫。

文人与月亮的不解之缘实在是太多了，相关的诗文更是古今相传的经典。张若虚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气势磅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与宇宙意识；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同样意境雄浑阔大，把思念之情烘托得无限深远、缠绵；而孟浩然的“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王维的“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更是写出了人月相知、相融的境界，空灵而温馨……

月亮无眠。无眠的月亮，是永远醒着的，因为它时刻在呵护着月光下的苍生黎民。

无论得意还是失意，都看看月亮吧。得意时，它会提醒你，人生无常，犹如月亮的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人生切不可大意，更不必傲慢。失意时，它是唯一不会放弃你的人，始终“月行却与人相随”，举杯浇愁时它也会“月光长照金樽里”，慰藉你的忧愁，一扫你的寂寞。

月亮无眠。无眠的月亮，清辉如水，满含悲天悯人的情怀，感动着仰头望月的万千生灵。

人生需要诗意与远方，而月亮无疑就是我们身边真正意义上的诗意与远方。由此看来，人生何其有幸——我们的头顶上居然有一轮月亮！

乡愁如烟

□长水

故土的老屋长满了褶皱
门前的槐树虬枝依旧

河边的码头还在
青石板路再无人逗留

小巷里不见老奶奶的茶屋
油纸伞闭嘴靠墙等候

桥头、流水、乡愁
再不见绿肥红瘦

唐诗宋词留在墙头
乌篷船头马灯无人添油

乡愁如烟
随风远游……

征稿启事

本版征集优秀散文、诗歌。要求角度新颖、笔触独特、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字数在2000字以内。

投稿邮箱：
ytrbzkb@126.com

提干之后

□潘云强

我与老严、老金是铁三角。

我们都是1968年入伍，年龄相仿；再加上三个人都在营部当兵，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朝夕相处，理所当然成了好朋友。

老严是通信员，老金是理发员，我是通信营部修理所的无线电技工。我来自烟台，他俩来自莱西（当时属于烟台地区）。老严中等个子，身材匀称，领章帽徽一衬，脸蛋像上了一层红胭脂，挺飒利（烟台话漂亮的意思）。美中不足的是太瘦。蚂蚱大多数是黄褐色的，进化得与泥土并无二致，但也有类似于苞米叶颜色的体形狭长的绿蚂蚱，胶东人称之为“骚蛱”。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看他瘦得像个骚蛱。”因此，我们把“骚蛱”送给老严当了外号。你可别小看“骚蛱”，它瘦而有劲，大长腿长满锯齿般的小刺，如果逮它，它的腿会拼命地蹬，刺得人很痛。

老金与老严在农村老家时，是中学同班同学。老金大高个，身材壮实，脸圆圆的，浓眉大眼，虽是农村出身，皮肤却很白。要是不看那两个朝天噘噘着像“蒜瓣”一般的鼻孔，还真是美男子一个。老金为人豪爽、耿直，说话不会弯着转着，像扔砖头，又沉又硬，能砸死人。

我们三个住在一个房间。三个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对异性有一种莫名的好感与交往的欲望，谈论最多的是找个什么样的女朋友，对外貌和人品有怎样的要求。相对于城市，农村孩子恋爱早。除了我没有女朋友 外，他俩都有未婚妻。老金的对象是本村从小一块长大的青梅竹马。老严的未婚妻则是他与老金的中学同班同学。我是当兵两年后，在亲戚的介绍下，与现在的妻子建立了恋爱关系。

那年中秋节，我们三个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屋外传来了秋虫的鸣叫。闫说是蛐蛐叫，我与他犟，非说是油葫芦。因为“蛐蛐”叫声短，一声比一声高，而当时听到的声音“唧唧”声长。小时候，我们家灶间的泥地上有许多撅着腚、努力振翅的油葫芦，我对它们太熟悉了。在中秋之夜，望着天上的月亮，听着秋虫的大合唱，思念着远方的亲人，我们更加难以入睡。不知是谁先把未婚妻的照片拿了出来，然后另两人也拿了出来，互相“观摩”起来。老金对我说：“你老婆最漂亮，如果把照片洗出来，拿到集上当电影明星卖，一准儿畅销。”我听了十分得意，至今仍记得此话。

还有一件事，我印象也十分深刻。有一次，我们三个人在县城闲逛，迎面走来一个花枝招展的女孩，像燕子一样从我们身边飘过。我们平日嘴上的功夫、能耐全不见了，紧张得目不斜视，大气都不敢喘。直到女孩拐过了街角，不见了，老严才如释重负，说了句：“谁找了这女孩当老婆，一辈子不会有‘活思想’（指不正确的念头）。”

1970年底，老严被任命为营电话连的司务长，成了干部。命令才下来几天，未婚妻菊花便来到部队。作为老同学，老金也去见了她。不料菊花见到老同学，眼泪直流，说老严自从知道自己要提干以后，就开始冷落她，嫌她长得又丑又矮。她给他写信，他也不回，即使回了，也就那么冷冰冰的几句。前几天，她竟收到了他的分手信。

这一顿控诉，把老金的火暴脾气点着了。回到宿舍，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开起了老严的批斗会，说他是农夫与蛇中的那条没有良心的蛇，是现实版忘恩负义的陈世美；还说他长得像“镂金狗”（形容人瘦的意思），人家菊花多富态，比他强百倍。他是“骚蛱”穿花衣服，自比苗条大闺女；是“骚蛱”戴礼帽，混充文明人。在锤子眼里，一切都是钉子。总之，老金把他能想到的所有比喻和坏词都飙了出来，绝对称得上一场王炸。

平时，我多次听老严说他未婚妻如何贤惠、如何明事理，说她虽没过门，却时常去他家帮两位老人干活。我替菊花气不忿，对老严说：“漂亮是一时的，不能当饭吃。菊花心灵美，这样的女孩，世上打着灯笼也难寻，说不要就不要了，太不对了。”我说的这番话虽不如老金的尖锐，但小鞭子也抽得叭叭的。起初，老严还跟我们辩白，但他说一句，我们有十句怼他，直把平日伶牙俐齿、能说会道的老严说得口干舌燥，彻底哑火，最后干脆用被子蒙着头，躺下装睡。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老严不要未婚妻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营部的李管理员，别看长得像座铁塔，却有着丰富的思想工作经验。他和老严进行了一次促膝谈心，说婚姻看似是个人私事，但因为地位改变而生异心，反映了这个人不忠不义，世界观有问题。这样的人，也很难全心全意为部队建设服务，势必影响到他今后的政治前途。老严是聪明人，一点就通。他从小的理想就是当兵，他热爱部队，愿意在部队干一辈子。李管理员的话句句说到了他的心坎里。见事情有了转机，李管理员趁热打铁，在他走马上任前，又临时召开了一次支委会。会上，大家对老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老严也彻底改变了态度。他不但作了深刻检讨，还保证不和未婚妻分手。菊花临走的那晚，我们四人在宿舍吃了个便饭，席间架不住我与老金一再把他俩往一块推，老严亲了菊花脸一口。

后来老严与菊花结了婚。有诗为证：“老严提了干，欲把心来变。众人齐相劝，破镜又重圆。”

背影

□于云福

背影
姗姗离去
一如你离去的模样

那时年少
每一个背影
都张扬着青春的力量
就算苦涩
也会让人心潮澎湃
喜怒哀乐
总是滋生着一种
别样的成长

人到中年
宽阔厚实的背影里
积蓄着你凝炼的思想
悲欢离合
都绽放着哲理的光芒

日渐老去
微驼的身影
浓缩着一生沉淀的宝藏
恩怨情仇
演绎着人间正道的沧桑

窗外
阳光正好
在文字的海洋里徜徉
让背影不再孤独
盛满烈酒
走向诗与远方

本报地址：烟台市北大街54号 邮政编码：264001 集团办公室 6631198 印刷：报捷新闻印刷有限公司 烟台市福山区聚福路620号 自办发行：小报童发行有限公司 邮发代号:23-4020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08-002 ■报价全年540元